

從祛疾避疫到狂歡暴動的「蒙昧惡俗」

：論臺灣端午節的石戰習俗^{*}

楊佳霖

國立中正大學中文所博士生、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兼任講師

* 本文承蒙諸位審查委員惠賜審查意見，得以改正文中諸項缺點，釐清相關問題，未逮之處，文責自負，在此謹致謝忱。同時感謝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楊玉君副教授，以及國立成功大學中文所博士生羅景文先生的協助，在此一併致謝。

摘要

在臺灣的端午節曾流行過頗為奇特的習俗，即為「石戰」習俗，這是人們相互投擲石頭、石塊的一種活動。本文試圖探討石戰習俗與「祛疾避疫」的關係，以在隱含在這個習俗背後的臺日官民互動。經由討論，我們可以了解石戰習俗是整合祛疾避疫的信仰，以及人群互動和集體狂歡等性質的節慶活動，卻被日人視為「蒙昧惡俗」。再加上石戰習俗具有強烈的群眾性格，時常演變成流血爭鬥，使得原本祛病避疫、解放狂歡的遊戲競技，成為一發而不可收拾的群眾對抗，此深為日人所忌憚。隨著日方統治力道的加深加強，日人的態度也一改原本的寬容放任而為禁絕阻止，經過日治時期的禁絕，我們目前不容易在臺灣看到端午擲石的習俗了。

關鍵字：端午、石戰、祛疾避疫、狂歡暴動、蒙昧惡俗

壹、前言

人們一提到端午節，腦中所浮現的大都是食粽、龍舟競渡、門前懸掛艾草與菖蒲、略飲雄黃酒這些指標性的習俗。對兒童來說，最高興的大概是能佩戴五顏六色、充滿香氣的香包。而根據相關研究可知，這些端午習俗的成形與行為背後寓含的意義，來自於5月是「惡月」、「毒月」的概念。正因為5月百毒叢生，便舉行這些習俗以達到祛疾避疫、淨化保健等目的。¹李豐楙為這種厭勝求安的行為，提出一個概念性的看法：

在常道的「秩序」原則下，凡是影響人之所安的即是秩序破壞者，其所造成的失序狀態勢將侵犯及人的安定、秩序，因而勢需想「方」設「法」而以術導之歸於正、常。²

換言之，人們藉由儀式或是習俗的進行，來消除人們在面對生存威脅時的不安和焦慮，得以「轉危為安」，達到身心的安頓與和諧。³除了上述那些較為人所知、所遵行的習俗之外，在臺灣不少地方曾舉行過頗為

- 1 舉其要者如：（1）黃石：《端午禮俗史》（臺北：鼎文書局，1979年5月），頁209 - 231。（2）俞美霞：〈端午之源起與歲時飲食〉，《人文集刊》創刊號（2003年4月），頁1 - 18。（3）楊玉君：〈避疫養生與節日飲食〉，收入《第九屆中華飲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華飲食文化基金會，2006年），頁389 - 411。（4）楊玉君：〈節日研究架構新議〉，《東亞文化研究》第8輯「紀念婁子匡先生百歲冥誕之民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專號」（2006年8月），頁219 - 235。（5）劉曉峰：〈端午與夏至〉，收入氏著：《東亞的時間—歲時文化的比較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10月），頁147 - 160。（6）王利華：〈環境威脅與民俗應對一對端午風俗的重新考察〉，收入王利華主編：《中國歷史上的環境與社會》（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12月），頁442 - 484。（7）楊玉君：〈佩掛與驅邪—仲夏民俗的比較研究〉，《漢學研究》第27卷第4期（2009年12月），頁329 - 358。
- 2 李豐楙：〈安鎮、厭勝與辟邪求安〉，收入於謝宗榮主編：《驅邪納福：辟邪文物與文化圖像—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辟邪文物展》（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04年5月），頁11。
- 3 李亦園認為理想健康狀態的均衡與和諧，必須維持三個系統的和諧：個體或有機體系統（內在實質和諧、外在形式和諧）、人際關係系統（家庭親族和諧、祖先關係和諧、鄰人社區和諧）、自然關係系統（時間系統、空間系統、神明系統）。端午節俗的舉行即人與自然關係的和諧。詳見李亦園：〈和諧與均衡—民間信仰中的宇宙詮釋〉，載於氏著：《文化的圖像（下）—宗教與族群的文化觀察》（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1月），頁64 - 94。

奇特的端午節俗—「石戰」習俗。⁴顧名思義，這個習俗即是人們在端午節時，分列兩方對壘，相互投擲石頭、石塊，宛如作戰的一種活動。而在每個儀式或是習俗背後必定蘊含著人們的某些思維，在舉行與展演的過程中往往傳達出重要的價值觀念，該活動也才能年復一年地為人們所遵循與進行，石戰習俗亦不例外。有意思的是，那些原本舉行石戰習俗的地方，大多在日治時期遭到禁絕，如今都已不再舉行這個活動。因此，這個習俗也就少為人所知，逐漸被世人所遺忘。久而久之，人們大多只記得端午節要吃粽子、划龍船，以及佩戴香包而已。

除了臺灣之外，石戰習俗也普遍存在於東亞，如中國、日本、韓國等國，雖然大部分地區因擲石容易招致死傷，而停止舉行這個活動，但至今還是有一些地方，如中國遼寧省馬鞍山地區在端午節時舉行石戰習俗。正因為這個習俗的特殊性，而引起民俗學家和研究者的注意，針對這個習俗展開研究。舉其要者，如戴寶村〈臺灣的石戰舊俗〉、曲彥斌〈奇特的「克仗鬥石」民俗—關於馬鞍山端午節「克仗鬥石」民俗的田野調查〉，日人相田洋〈華南的擲石戲與日本、朝鮮的石戰戲〉、郭蓮純〈「鬥石」遊藝民俗研究綜述〉、劉曉峰〈東亞「克仗鬥石」考〉與〈有關「克仗鬥石」的幾則材料〉等研究。⁵透過他們的介紹與研究，石戰習俗既危險又神祕的面紗，才逐漸在世人面前揭開。原來石戰習俗的舉行有著模擬陰陽相爭、祛疾避疫的深刻民俗意涵，反映了常民的宇宙觀。⁶在他們的研究裡，也提到臺灣在端午節的石戰習俗，但多僅止於習俗內容或是過程的描述。

實際上，除了挖掘石戰習俗背後的意涵之外，還有許多面向值得繼

4 這個習俗有時亦在新年、上元節（元宵）或是清明節舉行，但最常在端午節舉行。其原因與習俗背後的意涵，將在下文進一步討論。

5 （1）戴寶村：〈臺灣的石戰舊俗〉，《歷史月刊》第7期（1988年8月），頁122-123。（2）曲彥斌：〈奇特的「克仗鬥石」民俗—關於馬鞍山端午節「克仗鬥石」民俗的田野調查〉，《文化學刊》2007年第2期（總第4期），頁157-168。（3）（日）相田洋著、韓昇譯：〈華南的擲石戲與日本、朝鮮的石戰戲〉，《學術研究》2003年第10期，頁104-108、115。（4）劉曉峰：〈東亞「克仗鬥石」考〉、〈有關「克仗鬥石」的幾則材料〉，收入氏著：《東亞的時間—歲時文化的比較研究》，頁279-294、295-302。（5）郭蓮純：〈「鬥石」遊藝民俗研究綜述〉，《文化學刊》2007年第2期（總第4期），頁150-156。

6 劉曉峰〈東亞「克仗鬥石」考〉，頁279-294。並可參見楊玉君：〈佩掛與驅邪—仲夏民俗的比較研究〉，頁346-347。

續深入思考、探討，例如隱藏在石戰習俗背後的人群互動與狂歡性質。相較於東亞各地的石戰習俗，臺灣的石戰習俗自有其特殊性，原因在於臺灣族群的多元性，以及受日本殖民的歷史狀況，使得儀式習俗的展演不僅反映了常民的思維觀念，同時也摻和了不同族群的互動，甚至展現了官方／民間對於習俗的不同看法。這也使得日治時期的石戰習俗，經歷了一段從熱烈盛行到消失無跡；從寬容到禁絕、轉化的歷程，正突顯出此習俗的複雜多元。所以，本文將依循以下的脈絡探討臺灣端午節的石戰習俗：首先，介紹日治時期對於石戰的報導或記錄；其次，說明日治時期對於石戰習俗由來的理解，進一步思考在日人的帝國／殖民之眼裡，石戰為何被視為蒙昧惡俗；再次，探討石戰習俗的狂歡性及暴動性，以及其中所隱含的官民互動，而這也是日人一再關注的原因；復次，討論日人對於石戰習俗的取締及禁絕，最後為結論。

貳、日治時期的石戰記錄

根據日人的報導，石戰已經是清代臺灣端午節（或是元宵節）的盛行節俗。有意思的是，在清代臺灣方志上卻找不到石戰的記錄，但閩地方志上卻有幾則關於石戰的記錄，尤其是在漳、泉一帶頗為盛行。⁷這些石戰習俗大都在春節元旦或是元宵節舉行，但其形式多與臺灣石戰的方式雷同，臺灣多閩粵移民，石戰習俗也多少受到原鄉習俗的影響。雖然，在清代臺灣方志上未見石戰習俗的蹤跡，但到了日治時期，卻時常出現在報紙和民俗報導上，端午節前後則是報導的高峰。關於日治時期

7 例如《福建省例》一書有「嚴禁擲石卜兆」例，禁止漳、泉民眾於新年擲石卜兆，見《福建省例》（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7年，《臺灣文獻叢刊》第199種），頁878。又如《廈門志·歲時》：「海濱如石碼各處，有擲石之戲，折肱破腦以為樂。」見清·周凱總纂：《廈門志》（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7年，《臺灣文獻叢刊》第95種），頁641。或如清·陳盛韶專記閩臺習俗的《問俗錄》卷三「仙遊縣·鬥石」提到：「元旦日，兩村相率鬥石為戲，起自幼童，厥後父兄俱至。始不過十餘人，後乃數百人。有成傷者、血出者，捧頭而走。昇而歸，婦子嘻嘻，歡笑盈庭，曰：『庶幾終年無災病矣。』此風文賢里最盛，歷年已久，未聞命案，鬥案亦鮮。血去惕出，是之謂歟？然惟石累累，致良田變為石田，奈何弗禁？」見清·陳盛韶：《問俗錄》（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四庫未收書輯刊》，據清道光刻本影印），頁246。

對於石戰的記錄和報導，筆者共蒐得20則，如下表所示⁸：

表1 日治時期臺灣石戰習俗記錄一覽表

編號	作者	題名	發生時間	發生地點	出處
1	不詳	互擲石頭	清明節	彰化縣 鹿港鎮	《鹿港風俗一斑》(臺灣大學圖書館藏稿本)，1896年(明治29年) ⁹
2	本刊	舊習猶存	端午節	雲林縣 北港鎮	《臺灣新報》第228號，1897年(明治30年)6月13日，1版
3	本刊	嘉義の投石戲	自5月中 至5月底	嘉義縣	《臺灣日日新報》第21號，1898年(明治31年)5月29日，6版
4	本刊	擲石舊例	端午節	臺中縣 沙鹿鎮	《臺灣日日新報》第342號，1899年(明治32年)6月24日，4版
5	本刊	諭止擲石	元宵節	臺中縣 清水鎮	《臺灣日日新報》第856號，1901年(明治34年)3月13日，4版
6	獨逍遙 ¹⁰	鬪石	端午節	臺中縣	《臺灣慣習記事》第1卷第7號，1901年(明治34年)7月，頁74 ¹¹
7	本刊	斗六奇俗 ¹²	端午節	雲林縣 斗六市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2452號，1906年(明治39年)7月4日，4版
8	本刊	禁止角逐	端午節	嘉義市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2731號，1907年(明治40年)6月12日，4版
9	本刊	舊例猶存	端午節	嘉義市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3345號，1909年(明治42年)6月25日，4版

8 時間以陰曆為主，以配合臺灣歲時行事。此外，若無標題，則由筆者據文章內容擬定標題。

9 中譯本可參見陳其南：《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清末的鹿港》(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3月)，頁181-256。關於石戰的紀錄，詳見頁254。

10 即日人伊能嘉矩(1867-1925年)之筆名，關於伊能嘉矩之筆名可參見荻野馨編：《伊能嘉矩：年譜・資料・書誌》(岩手縣：遠野物語研究所，1998年11月)，頁192-198。

11 中譯本可參見臺灣慣習研究會原著、王世慶等人編譯：《臺灣慣習記事》第1卷第7號(1901年4月)，中譯本(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4年6月)，頁38。

12 亦可見於《臺灣日日新報》第2452號，1906年(明治39年)年7月3日，2版，〈斗六街の奇習〉。

10	本刊	禁止擲石	端午節	嘉義市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3641號，1910年(明治43年)6月16日，4版
11	廳參事 張元榮氏	改隸前之嘉義・石戲	4月上旬至5月上旬	嘉義市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6096號，1917年(大正6年)6月18日，4版
12	本刊	打破石戰舊弊 ¹³	端午節	臺中縣神岡鄉	《臺灣日日新報》第6109，1917年(大正6年)7月1日，6版
13	片岡巖	投石	端午節	雲林縣斗六市	《臺灣風俗誌》，1921年(大正10年)，頁954-955 ¹⁴
14	本刊	恒例石合戰	端午節	屏東縣佳冬鄉	《臺灣日日新報》第10826號，1930年(昭和5年)6月6日，4版
15	本刊	部落民同志の猛烈な石合戰怪我すれば好運と信ず東港方面の奇習	端午節	屏東縣東港鎮	《臺灣日日新報》第11203號，1931年(昭和6年)6月21日，5版
16	鈴木清一郎	東港郡佳冬の石合戰と其の由來	端午節	屏東縣佳冬鄉等地	《臺灣舊慣冠婚葬祭と年中行事》，1934年(昭和9年)12月，頁394-400 ¹⁵
17	本刊	佳冬の石合戰昭和五年限りバツタリ止めて今は對抗運動競技	端午節	屏東縣佳冬鄉	《臺灣日日新報》第13105號，1936年(昭和11年)9月19日，11版
18	賴襄南	鹿港の石合戰	清明節前後十天	彰化縣鹿港鎮	《民俗臺灣》第2卷第5號(總第11號)，1942年(昭和17年)5月，頁15 ¹⁶

13 亦可見於《臺灣日日新報》第6,109號，1917年（大正6年）7月1日，7版，〈舊弊の打破石合戰を運動會に〉。

14 此書由臺灣日日新報社出版，中譯本可參見（日）片岡巖著、陳金田譯：《臺灣風俗誌》（臺北：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2版），頁603。

15 此書由臺灣日日新報社出版，中譯本可參見（日）鈴木清一郎著、馮作民譯：《臺灣舊慣習俗信仰》（臺北市：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10月），頁539 - 545。

16 中譯本可參見賴襄南：〈鹿港的對陣投石戰〉，《民俗臺灣》第3輯（臺北：武陵出版社，1995年7月），頁82 - 83。

19	黃植亭 (茂清)	鬪石 (筆者擬)	端午節	臺中縣 豐原市	〈端陽瑣誌〉 ¹⁷
20	楊爾材	朴子竹枝詞	端午節	嘉義縣 朴子市	日治時期創作，《近樗吟草》，1953年，頁204 ¹⁸

就這20則關於石戰的報導來看，大致記錄了石戰習俗的名稱、舉行時間與地點、參加團體或參加者的身份、作戰方法、習俗的由來、對負傷者的處理，以及日人對於石戰的態度及因應之道。關於石戰習俗的稱呼有「投石」、「鬥石」、「擲石」、「石戲」，以及「石合戰」等名稱。¹⁹舉行的時間主要集中於端午節這一天，或是與端午節重疊的時段。但除了端午節之外，少數地區則在元宵節、清明節等日舉行，如鹿港地區。地點則有臺中（豐原、沙鹿、清水、神岡）、彰化（鹿港）、雲林（斗六、北港）、嘉義（市、朴子），以及屏東（東港、佳冬）等地，其中又以嘉義、屏東佳冬兩地為盛。至於參加的團體或是參加者的身份，根據報導有同鄉異姓者，如鹿港施許兩姓互擲；或是不同村庄者，如臺中沙鹿、屏東佳冬；或是異籍對抗者，如屏東佳冬一帶。但更多參與者是不分身份、姓氏或是族群的當地住民。而石戰習俗進行的方式，主要是由兩方人馬分列兩邊，舉石相互投擲，即使有所損傷也不以為意。但有時候為了爭勝要強，兩方人馬甚至會攜帶刀械，造成更大的流血衝突。因此，日人常將石戰視為一種迷信或是惡俗，加以取締或禁止。

17 轉引自伊能嘉矩：〈石戰風習に就きて思ひ出づるまに〉，原刊《東京人類學雜誌》第32卷第3號（1917年3月）。又載於伊能嘉矩著、谷川健一編：《遠野の民俗と歴史—伊能嘉矩集》（東京：三一書房，1994年10月），頁336 - 338。

18 楊爾材：《近樗吟草》（板橋：龍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5月，《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4輯），頁204。但朴子著名畫家吳梅嶺（1897 - 2003年）的〈朴子回憶竹枝詞〉則提到石戰在清明節舉行，其云：「清明晴時集布埔，塗丸相投學戰鬥；青年好勇不辭勞，日暮追途唱凱歌。」轉引自邱奕松纂修：《朴子市志》（嘉義縣朴子市：嘉義縣朴子市公所，1998年2月），頁236。

19 「合戰」源自於日文「かっせん」，是用來指敵我雙方的對戰。日治中後期多以「石合戰」指稱石戰，而捨棄使用原先各地異稱的方式。因此，從名稱的使用亦可觀察到日人控制力道的加強、加深。又，根據劉曉峰的整理統計，石戰亦稱為「打石」、「克石斗杖」、「打沙」、「印地打」等，名稱繁多，詳見氏著：〈東亞「克使鬥石」考〉，頁282。

參、難以理解的蒙昧惡俗：日治時期官方對於石戰習俗之由來的理解

而在這一節，我們將聚焦討論日人對於石戰習俗之起源或由來的理解，藉此觀察石戰習俗在日人的帝國／殖民之眼裡呈現出什麼樣貌。究竟臺人為何要進行這種死傷不在意的石戰習俗？我們再次將報刊上提到舉行石戰習俗之原因的資料加以整理，如下表所示：

表2 石戰習俗源由說法一覽表

編號	題名	發生地點及時間	起源或由來（底線為筆者所加）
1	互擲石頭	鹿港鎮（清明節）	不舉行會有熱病流行，石戰負傷浸水即可痊癒。
2	舊習猶存	北港鎮（端午節）	不如此（石戰），則人民不安，大約亦 <u>逐疫</u> 之一道也。
3	嘉義の投石戲	嘉義縣（自5月中至5月底）	防止惡疫（惡疫豫防）。
4	擲石舊例	沙鹿鎮（端午節）	俗云此舉不行，則該地必遭瘟疫。
5	斗六奇俗	斗六市（端午節）	取義蓋為養成勇氣，可祛瘟疫，遂至迷信成例。
6	舊例猶存	嘉義市（端午節）	蓋俗以投石為可禳疫，故多年不廢。
7	禁止擲石	嘉義市（端午節）	舊時代時，每年端午日兒童擲石為戲，以除厲疫。
8	改隸前之嘉義・石戲（廳參事張元榮氏）	嘉義市（4月上旬至5月上旬）	弱冠之時投石之戲，非常盛行。云可以驅除瘟疫。
9	打破石戰舊弊	神岡鄉（端午節）	查厥原因，專因一種迷信而起。謂不如是，必有惡疫流行及諸種災厄，且五穀不登
10	投石（片岡巖）	斗六市（端午節）	據說這是培養民眾勇氣，同時驅逐瘟疫。
11	部落民同志の猛烈な石合戦怪我すれば好運と信ず東港方面の奇習	東港鎮（端午節）	相信受傷會帶來好運。

12	東港郡佳冬の石合戦と其の由來（鈴木清一郎）	屏東縣佳冬鄉等地（端午節）	石戰的由來無從得知，只能推測來自牧牛牧童的遊戲，同時與瘧疾痊癒、端午草藥、分類械鬥、強身健體、訓練戰術有關。
13	佳冬の石合戦昭和五年限りバツタリ止めて今は對抗運動競技	佳冬鄉（端午節）	可以避疫，且無天災地變。
14	鹿港の石合戦（賴襄南）	鹿港鎮（清明節前後十天）	驅邪，不舉行整個鹿港街區會發生災難；另一種原因，是鹿港施黃兩姓有宿仇，為發洩悶氣而舉行活動。
15	朴子竹枝詞（楊爾材）	朴子市（端午節）	當年抱石競相投，南北園分鬥劣優惡俗傳能驅疫鬼，負傷雖重亦無尤。

在上述20則報導裡，共有15則說明舉行石戰的原因。檢視上表，我們可以發現最常被提到的原因便是祛疾避疫（如表格中劃底線者）。但對於石戰與祛疾避疫之間的關係，並未多說明。因此，這些簡短的報導對於理解石戰習俗的起源，以及該習俗與避疫祛疾的關連，仍是有所不足的。而在日治時期對於石戰習俗最為重要，也最為詳細的記錄，首推鈴木清一郎（生卒年不詳）的〈屏東佳冬鄉石戰的舊俗與其由來〉，他介紹了「石戰的由來、參加團體、作戰方法、戰勝者的特權、對俘虜的侮辱，以及對負傷者的處理等等」。²⁰在這裡，我們先透過鈴木的介紹，來探討石戰習俗與避疫祛疾的關係，進一步理解日人眼中的石戰習俗。

關於佳冬石戰的起源與祛疾避疫的關連，鈴木清一郎提出了三種說法，第一種說法是，石戰可能起源於當地牧童放牛時所作的遊戲，他說：

大約在200多年前，起源於一些放牛的孩子，因為他們常在放牛時作石戰遊戲，後來就逐漸普遍，在光緒20年(1894)前後最盛行，竟至演變到幾個村落對抗。不過後來又逐漸衰

20 鈴木清一郎：〈屏東佳冬鄉石戰的舊俗與其由來〉，頁539 - 540。

弱，後來只殘存小規模的石戰。至於說從石戰這天起，至第2年5月初五在石戰這天一段期間，會全年好運無災無病的迷信，可能就是從這種牧童遊戲演變而來。²¹

但這一種說法仍然沒有解釋，為何在選端午進行石戰，就會全年好運無災無病。也就是說，未能釐清石戰與驅疫除災的關係。但他接著提到另一種說法：

大約在80多年前，佳冬庄石光見的一個人，由於患了惡性瘧疾，而不斷忽冷忽熱，當時並無特效藥可治，只躺在床上呻吟等待自己病好，可巧這年五月初五端午節時，他聽說附近正在進行大規模的石戰，於是他就抱病加入戰團，由於他的努力奮戰，而流了一大汗，汗落以後他的病竟然霍然痊癒，如此他就相信石戰有靈驗，這個消息傳開之後，參加的人越發增多，每年都有盛大的石戰。²²

這種說法可以視為一種習俗傳說，一旦有人宣稱石戰具有靈力，能醫治無特效藥可醫的疾病，便會吸引群眾前往一試，或是一探究竟。若是有某些人驗證了它的靈驗，再經過群眾對這些奇驗事蹟的傳播，人們便會傾向於相信石戰的靈驗，甚至形成對此習俗的一種信仰。正所謂「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這種信仰形成的發動力固然是由少數的有心人所促發的，不過真正推進的主力仍是集體的民眾，這是奠基於一種集體性的文化心理、信仰心理。」²³得以醫治疫病的「靈驗」便是人們從事石戰習俗的心理基礎。

於是在這種情況之下，人們常以超自然的角度的、活發的想像力解釋這種不尋常的現象。因此，我們可以發現這則習俗傳說的創發具有後設詮釋的特質，為石戰的特異、靈驗找到一個合於人心之理的解释，而傳說也成為不斷支持與加強信仰的原動力。對此，王嵩山便云：

21 鈴木清一郎：〈屏東佳冬鄉石戰的舊俗與其由來〉，頁540。

22 鈴木清一郎：〈屏東佳冬鄉石戰的舊俗與其由來〉，頁540 - 541

23 李豐楙：《性別、神格與臺灣宗教論述·導言》，載於李豐楙、朱榮貴主編，《性別、神格與臺灣宗教論述》（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7年4月），頁11。

信仰與傳說的再生產密切相關。傳說本身除衍生自歷史的情境之外，在信仰體系中傳說還扮演了一種增強作用的角色與解釋的功能。整個信仰體系中之概念，往往透過傳說而得以明確的擴展；而不斷繁衍的傳說亦加強與支持了整個信仰的真實性。²⁴

石戰習俗與傳說相輔相成，無怪乎「參加的人越發增多，每年都有盛大的石戰」。就醫學上的角度來看，這樣的處理方式或許有一定的道理，但卻未必是適宜的。瘧疾的症候連續性或週期性發高燒（可燒至攝氏40度左右）、寒顫、頭痛、腹痛、盜汗、噁心、嘔吐等。病患經此反覆折騰往往身心俱疲。在經過大汗淋漓之後，體溫可驟降至正常。²⁵像石戰這種激烈的運動的確可以促進血液循環，加速排汗，以降低體溫。常有許多人在感冒發燒時，運用各種方式來「逼汗」。不過，當人體生病時以激烈運動求大量出汗，可能導致頭暈現象甚至昏厥，未必能加快痊癒，反而適得其反，適當的休息才能修護身體原有的機能。得到瘧疾卻透過激烈運動而痊癒，只能算是特例而已，不能視為治療瘧疾的適當方法。然而，這個說法有一個明顯的漏洞，那就是在傳說裡提到當時佳冬已有大規模的石戰，主角是參加石戰才痊癒的。換言之，石戰並非因此而起。所以，這個傳說並不能做為已存在2百年習俗的起源之說法，但這則傳說對於石戰習俗的解釋與增強，則是無庸置疑的。²⁶

關於石戰與祛疾避疫的關連，鈴木清一郎提出第三種說法是：

石戰所以要在五月初五進行，是因為本島人相信，這一天的草木幾乎都可做藥，即使在石戰時負傷，隨便把草揉一揉塗在傷部就可治好。所以才在這天進行石戰，因為即使負傷，到處都有藥可治，方便極了。²⁷

24 王嵩山：《集體知識、信仰與工藝》（臺北：稻鄉出版社，1999年7月），頁101。

25 蔡悅琪：〈瘧疾之臨床症狀〉，「馬偕紀念醫院・家醫科」，網址：http://www.mmh.org.tw/taitam/famme/famme73_06_3_3.asp，上網時間：2010年6月21日。

26 這個傳說目前仍強韌地流傳於當地居民口中，詳見林明峪：〈五月五的故事—傷不記仇輸不記恨 佳冬石戰好不熱鬧〉，《民生報》，1982年6月21日，12版。

27 鈴木清一郎：〈屏東佳冬鄉石戰的舊俗與其由來〉，頁542。

這個說法不僅解釋了石戰習俗之所以選在端午舉行的原因，也說明了端午節與採藥、製藥民俗之間的關係。端午節是個驅疫避疾的日子，相對於五毒的肆虐，人們更需要藥物預防與治療，因此端午節有所謂的採百草、鬥百草與踏百草之俗。²⁸所以，在這端午這天進行石戰的確適得其便，就算是受傷也能即時得到的治療與照料。但是，這樣的解釋並不能直接說明石戰習俗本身具有祛疾避疫的目的，反而只是證明端午節這天許多草木都可做為草藥使用，在石戰時能派得上用場。

鈴木清一郎出身警察系統，透過仔細的調查，詳細地保留了許多日治時期宗教民俗活動。²⁹與石戰有關的習俗或是傳說，也在他的筆下得到保存，雖然這些說法並非根本地說明石戰本身與禳疫除災、祛病避疫的關係。但卻讓我們看到端午、石戰，以及疾疫災厄三者之間，有著某種強烈的聯繫。那麼端午石戰究竟與禳除瘟疫疾病有何關連呢？

根據學者的研究，我們可以了解端午節許多競賽活動，實淵源自人們對於夏至的理解。因為，夏至帶有「陰陽爭、死生分」的氛圍，在這一段時間內所展演的任何競賽、爭鬥，都可以視為對陰陽、生死勢力消長的模擬，端午節最常見的龍舟競渡也是出自於同樣的鬥爭意義。即使是在西方的仲夏節，也同樣以拔河、模擬戰鬥，以及其他競賽將這兩端的拉扯予以戲劇化的呈現。而在這個陰陽激烈變化的時候，人們將既恐懼，卻又看不見又摸不著的瘟疫（也是一種「陰」之氣）具體化為可以驅趕的對象。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端午節裡有多種言明目的在於避疫祛疾的習俗，便是由此而來，石戰即是其中的一種。³⁰藉由對天地陰陽之氣激烈變化的模擬展演，不僅能逐疫祛病，也能透過陰陽相交的模擬，以達到「陰陽交則萬物化生」的目的。因此，石戰也就與人畜與稼禾的

28 詳見黃石：《端午禮俗史》，頁75 - 80。並可參見王利華：〈環境威脅與民俗應對一對端午風俗的重新考察〉，頁467 - 470；劉曉峰：〈端午與夏至〉，頁147 - 160。

29 日治時期有不少民俗調查資料來自於警察或是法院系統的調查收集，以了解臺人的「心裡」與「民族性」，相關討論詳見陳偉智：〈「可以了解心裡矣！」：日本統治臺灣「民俗」知識形成的一個初步的討論〉，《2004年度 財團法人交流協會日台交流センター歴史研究者交流事業報告書》（東京：財團法人交流協會，2005年9月），網址：[http://www.koryu.or.jp/08_03_03_01_middle.nsf/1384a27fc6686a1a49256798000a62f6/f39319612b8fb8f3492572490022d373/\\$FILE/chenweichi2.pdf](http://www.koryu.or.jp/08_03_03_01_middle.nsf/1384a27fc6686a1a49256798000a62f6/f39319612b8fb8f3492572490022d373/$FILE/chenweichi2.pdf)，上網時間：2010年10月1日。

30 楊玉君：〈佩掛與驅邪—仲夏民俗的比較研究〉，頁345 - 346。並可參見劉曉峰：〈端午與夏至〉，「與夏至相關的鬥與爭」一節，頁155 - 159。

興旺與否有著內在的關連。³¹所以我們可以在日治時期的報導裡看到，若不舉行石戰必有災疫流行、五穀不登的說法。³²而正月或是清明節也是陰陽激烈變化的時節，或是有著驅逐瘟疫的需求，所以有些地區選在這兩個時候進行石戰也就不難理解了。當然，不可否認還有其它促使石戰舉行的因素，³³但模擬陰陽相爭相交，以驅疫祛災，促進萬物生長，才是最主要而根本的原因。

當某一個習俗的含意，成為人人所理解的普通認知時，人們自然無須多費唇舌解釋習俗的內在意涵。然而，遵行日久、時過境遷，人們逐漸遺忘習俗之「所以然」的意義，往往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至連「知其然」的層面也丟失了，這也是許多傳統儀式習俗在現今社會所必須面臨的共同危機。除了習俗奉行者的不明就裡之外，³⁴報導者本身未能理解其習俗的意涵，³⁵並為其解說，也是習俗意涵隱而不顯、不為人知的另一個原因。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日治時期對於石戰起因或源由的報導，大多是處於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情況。在石戰習俗無法獲得合理解釋的情況之下，便不容易揭開這項習俗層層的神祕面紗，也就無法獲得官方或是治臺日人設身處地的理解。他們只看到習俗的反常、違常，而將其視為一種蒙昧習俗或是迷信。所以，石戰也就招致了「最野蠻的風俗」、「必須矯正的惡俗」、「迷信」、「惡習」、「弊習」等種種負面的批評，而成為日人極力禁絕的習俗。不過，石戰之所以被日人嚴格取締禁止，除了是被視為蒙昧的迷信之外，恐怕更在於其

31 詳見劉曉峰：〈端午與夏至〉、〈東亞「克仗鬥石」考〉二文，頁155 - 159、291 - 293。

32 至今仍有這樣看法，在林明峪對佳冬耆老的採訪中提到：「老一輩人相信，在這一天參加石戰，一直到明年端午，無病無災；也有人認為端午打了石頭仗，下期稻穀才會豐登。」見氏著：〈五月五的故事—傷不記仇輸不記恨 佳冬石戰好不熱鬧〉，《民生報》，1982年6月21日，12版。

33 如軍事演習、鍛鍊身體，或是石頭本身的性質、神力、藥效等等，都是學者推測促進石戰的原因。詳見戴寶村：〈臺灣的石戰舊俗〉，頁122 - 123。郭連純：〈「鬥石」遊藝民俗研究綜述〉，頁150 - 156。

34 例如1897年（明治30年）6月13日，《臺灣新報》第228號1版上有一則關於雲林北港的石戰報導，其云：「詢之該地父老，亦不知某（其）所以然，惟云：『此風由來已久，不如此，則人民不安，大約亦逐疫之一道也。』」

35 例如賴襄南在記錄鹿港石戰習俗時提到：「那麼為什麼有這種風俗呢？說可能是為了驅邪，我並不大清楚，不過要是不舉行，大家就都認為鹿港的整個街區會發生災難。」見氏著：〈鹿港的對陣投石戰〉，頁83。

本身逸出社會調控之外的性質，而為日人忌憚不已。以下我們將進一步討論石戰活動本身的狂歡與暴動性質。

肆、狂歡與暴動：逸出社會調控之外的石戰習俗

經由上文的討論，我們可以了解到，石戰的舉行是與模擬陰陽相爭相交，以驅疫除災，促進萬物生長有著密切關係的。但任何習俗儀式的舉行都少不了儀式習俗的進行者—「人」在其中的作用。我們可以再從鈴木清一郎對於石戰習俗的記錄看起，他認為石戰習俗不僅能鍛鍊身體，同時也是一種戰鬥的訓練。但他顯然不是將這個目的置於端午節驅疾避疫的脈絡之下，而是著眼於臺地時常出現的「分類械鬥」，他說：

至於說到其（石戰）目的，不外乎鍛鍊身體。原來佳冬庄地方，廣東移民特別多，福建移民來的晚。這也就是說，當廣東人移民臺灣時，臺灣平地的肥沃土地，幾乎都已經被福建人佔光了，這些土地當然從先住民手中得來的。客家人和福佬人，自古就進行分類械鬥，各自發揮自己的鄉土意識，連年不斷的進行鄉土爭奪戰。這些遷來的臺灣移民，不但他們的故鄉不同，就連語言、風俗、氣質也都不同，可是如今這些不同鄉土的團體，卻比鄰而居，從事開墾，於是他們為了加強自己團體的戰鬥力量，就各自供奉自己從家鄉移來的神明，希望利用這種宗教心來擴大勢力範圍，藉以鞏固對付外敵的力量。例如漳州人供奉開漳聖王等神，泉州人供奉廣澤尊王等神，客家人供奉三山國王等神，目的都是在排斥他鄉人。在加上當時必須不斷和生蕃作戰，可以說是一個充滿了殺伐之氣的混亂時代。……處於這種充滿了殺伐之氣的時代，每個人都必須養成戰鬥能力，而石戰是一種最廉價最方便的戰鬥訓練，因為石戰也包括有戰略戰術和戰法演習等意義，抱著這種目的而參加石戰的人很多，所以每年五月

初五都表演這種端午石戰。³⁶

鄭用錫（1788 - 1858年）曾在〈勸和論〉提到：「臺為五方雜處，自林爽文之後，有分為閩粵焉，有分為漳泉焉。閩粵以其異省也，漳泉以其異府也。」³⁷這些籍貫不同的移民到了臺灣這片新天地，常因語言、生活習慣、身份認同，生存競爭、經濟利害等因素增加摩擦，發生集體械鬥、分類對抗的情形，因此鈴木清一郎對於分類械鬥的成因與狀況有頗為深入的分析。他認為人們可以透過石戰演習武藝、進行軍事訓練，進而有效地保衛部落居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所以他說「抱著這種目的而參加石戰的人很多」。但他這樣的敘述容易讓人有舉行石戰是演習械鬥的理解。接下來，他又提到竹子腳團對抗新埤團，「就完全是閩南人與客家人之間的戰鬥」，「石戰」在這裡就很難讓人不有族群對抗、分類械鬥的聯想。³⁸

究竟石戰與分類械鬥，或是與族群對抗有著什麼樣的關係？我們可以進一步思考鈴木清一郎所提出的這個說法。首先，武藝和戰鬥的訓練必須仰賴平日不間斷，以及多種方式的操演。不可能把武術和戰術的訓練都集中於端午節一天，而且人們也未必只能依賴石戰這種訓練方式，所以鈴木說很多人都帶著這樣的想法參加石戰，似乎是有些推論過度了。與其這樣說，倒不如說這些參與者是抱著競賽狂歡的心情去參加石戰。其次，檢視歷來關於石戰參與者的記錄或是報導，的確是有不同地緣或籍貫的參加者相互對抗的情形，但這僅是少數。大部分報導並不強調參加者的族群身份，更多的是不分族群、地緣或是姓氏的當地住民。而佳冬地區耆老對於石戰與閩粵械鬥的看法，也值得我們進一步討論，他們說：

這場大規模的石戰，還有個特色，參加者係清一色粵籍客家人，六根、佳冬、下埔頭、半見、石光見全是客家庄。

36 鈴木清一郎：〈屏東佳冬鄉石戰的舊俗與其由來〉，頁541 - 542。

37 轉引自施懿琳選編：《國民文選·傳統漢文卷》（臺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6月），頁127。

38 戴寶村亦是受到鈴木清一郎的影響，而認為佳冬地區有族群對抗的色彩，但他也提到這種情形在其它地方並不明顯，詳見氏著：〈臺灣的石戰舊俗〉，頁123。

每年的端午節擲石對抗，除了轟動佳冬地區，南鄰枋寮、北鄰林邊的閩籍福佬人，也會扶老攜幼前來看熱鬧；一些看得按捺不住手癢的小伙子，也組隊加入，協助弱隊反抗強隊。當年轟動的盛況，超過當地任何迎神賽會。

也由福佬人的旁觀湊熱鬧及組隊參加，跟著從這塊地頭追逐到那塊地頭，閩籍漢人與粵籍漢人糾葛不清，遂令場外人誤認為閩粵之間在鬧分類械鬥。耆老陳中澄清這一點，因為若是真正械鬥，怎會派用如此簡陋的石頭作武器？石戰又何必特地選在每年的5月5日這天？到底屬佳冬地區客家庄與客家庄之間的友誼賽。³⁹

根據當地耆老的意見，我們可以發現石戰與分類械鬥關係並不密切，甚至可能是一種誤解。械鬥不必也不需要只選在端午節這一天，而像端午節這樣具有歡慶氣氛的節日也不適合彼此械鬥。反而「在兩方的對仗中，經常有朋友對朋友、親戚對親戚、丈人對女婿的妙事發生」⁴⁰，人們拋開了日常禮法及尊卑秩序，整個活動像極了一場充滿狂歡氣氛的嘉年華會。即使有同姓、同村或同籍彼此結合的情況發生，亦不難理解，因為人們總是希望能和自己認識或是有關係的人搭擋，並肩作戰，以取得競賽的勝利，端午石戰亦如龍舟競渡一般。更何況，許多地區的石戰活動和佳冬一樣，對於比賽結果大多是「傷不記仇、輸不記恨」，甚至相信受傷會帶來好運，並沒有什麼敵意，這是一種不可能發生在械鬥時的氣氛。因為若是械鬥的話，雙方人馬對於傷亡輸贏，一定是錙銖必較、記恨結仇的。

實際上，真正為日人所忌憚的是，石戰逸出社會調控的狂歡與暴動性質。節日的舉行往往具有調劑庶民生活的社會功能，讓庶民得以在受壓抑、講求禮節的日常行為中獲得解放，宣洩平日所鬱積的壓力，享受節慶所帶來的歡愉。因此我們常在節俗中看到吃喝玩樂的狂歡情境，以

39 林明峪：〈五月五的故事—傷不記仇輸不記恨 佳冬石戰好不熱鬧〉，《民生報》，1982年6月21日，12版。

40 同前註。

及顛覆日常禮法、社會身份的表現，而這一點往往被官方或知識份子視為反常、違常的情形。⁴¹

佳冬的石戰習俗也同樣出現屬於節慶的狂歡情境，對此，鈴木清一郎提到：

石戰的當天正好是端午節，不但家家戶戶都包粽子，而且有大魚大肉等上好的酒菜可吃，所以戰勝的一方可能侵入戰敗一方的村落，毫不客氣的拿起粽子和酒菜來吃，這已經成為不成文法了。因此這是他們戰勝的唯一報酬，有時甚至連吃帶搶，把對方的粽子和酒菜一搶而空。⁴²

當敗方退卻時，凡是因此跑的慢而被對方捉住的，就視同戰爭的俘虜，可任由勝利者制裁，不過也只限於脫掉褲子加以羞辱，對方絲毫不得抗拒，只有自嘆體力不佳而戰敗的應得下場。光緒27、8年間，日本憲兵隊駐紮在石光見，曾在旁監督過一場盛大的石戰，據說當時憲兵就曾默認這種脫褲制裁。⁴³

端午節是漢人的三大傳統節日之一，在過去物質缺乏的年代，平時不容易有狂吃痛飲的機會，往往是在這類重要的節慶中才得以抒放開來。所以，人們常會準備較平日更為豐盛的菜餚酒席，因此鈴木清一郎說到端午節家家戶戶準備「大魚大肉等上好的酒菜」是不難理解的。而石戰的狂歡情境則表現在「毫不客氣」、「連吃帶搶」、「一掃而空」等放縱吃喝的行為上，以獲得一種平時無法得到的補償與滿足感。這種狂吃縱飲的行為表現出縱欲、原始、不顧禮節的狂歡精神。而石戰結束後的懲罰—脫褲，則是另一種怪誕且顛覆日常禮法的身體演出，在平日禮法限制極多的情況下，當眾脫褲實為傷風敗俗之事，但在狂歡的慶典中，要求輸者脫褲則有一種戲謔嬉鬧，甚至是顛覆日常禮法及尊卑秩序的性

41 詳見李豐楙：〈由常入非常：中國節日慶典中的狂文化〉，《中外文學》第22卷第3期（1993年8月），頁116 - 151。

42 鈴木清一郎：〈屏東佳冬鄉石戰的舊俗與其由來〉，頁543 - 544。

43 鈴木清一郎：〈屏東佳冬鄉石戰的舊俗與其由來〉，頁544 - 545。

質。⁴⁴看似低俗鄙陋，卻是一種暫時釋放的自由，所以人們對「這種石戰勝敗的結果，也不會永遠懷恨在心，把對方當仇敵看待。」⁴⁵

不過，這種狂歡氣氛卻有逸出社會調控，危害社會秩序的可能。陳熙遠透過端午競渡的考察發現：「節慶動員群眾的號召力量，極容易成為集體抗爭的引爆點。……具有強烈群眾性格的端午競渡活動，一旦失控，適足以激化原本潛伏的敵我意識與對抗情緒。」如何維繫節慶中的社會或地方秩序，一直是官方調控的重大考驗。⁴⁶同樣具有強烈群眾性格的石戰習俗，有時玩得過火、打得太兇，會演變成流血爭鬥，使得原本祛病避疫、解放狂歡的競技，成為一發而不可收拾的群眾對抗：

以前的石戰發生過很多事故，例如80多年前的一次端午石戰中，水底寮隊把北旗尾隊打敗，水底寮竟乘勝攻擊敗者的房屋，結果造成一場大暴亂，被害人雖然也知道這是一種風俗習慣，可是卻憤恨對方攻擊得太過火，於是就拿出獵槍還擊對方的投石人，為此而發生命案，從此這裡才算廢除石戰。可是新埤和竹子腳兩地，後來又發生激烈的端午石戰，結果竹子腳對有人負重傷，從此這裡也終止了石戰。⁴⁷

類似情形也在其它地方上演，釀成社會事故。這種帶有誇張、狂歡與放縱的節俗，本身就具有一種破壞既有秩序與社會規範的「反叛性格」，在放縱情緒的催化之下，往往越鬥越險、越戰越凶，正所謂「輸人不輸陣、輸陣歹看面」，最後變得不可收拾。雖然，上文已經討論石戰本身與械鬥的關係並不密切，石戰並非械鬥的方式之一。但不可諱言的是，過於激烈的石戰，的確有激化原本族群對立的可能，「正是這種節慶中

44 林明峪〈五月五的故事—傷不記仇輸不記恨 佳冬石戰好不熱鬧〉提到：「就在群起追逐，兩腿跑慢的，常被勝方逮個正著，這時來個脫褲處罰，當眾羞辱一番；丈人女婿，照脫不誤。」這種在慶典之中拋開禮法與尊卑秩序的情況，正是一種狂歡化的表現。

45 鈴木清一郎：〈屏東佳冬鄉石戰的舊俗與其由來〉，頁544。

46 詳見陳熙遠：〈競渡中的社會與國家—明清節慶文化中的地域認同、民間動員與官方調控〉，《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9本第3分（2008年9月），頁417 - 496。引文見頁456。

47 鈴木清一郎：〈屏東佳冬鄉石戰的舊俗與其由來〉，頁539。

動員民眾的特性，足以激發地方人民同仇敵愾」的情緒⁴⁸，彼此為了爭勝要強而拉幫結派，這種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地域文化和群眾認同，可能進而爆發更大的社會及族群衝突，這對日治初期便飽受武裝抗日的日本官方來說是深為忌憚的。

伍、驅而又至的魅影：日治時期官方對於石戰習俗的取締與禁絕

經由上述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日人之所以禁絕石戰這種被視為「最野蠻」、「必須矯正」的蒙昧惡俗，原因在於「迷信」與「社會秩序」這兩個層面。首先，在「迷信」層面，治臺官方對於臺人迷信石戰就能驅除瘟疫，卻不從公共衛生及改善醫療下手，感到不可思議，因此極力要去除這類迷信。而迷信的去除，正是日人治臺的重要政策之一。明治維新以來，明治政府以邁向近代文明國家為目標，以近代科學和理性思維作為迷信與否的判斷標準，對日本各地地方習俗與土著信仰進行整頓打壓。而臺灣更被治臺日人或知識分子視為未開化之地，臺人有著甚深的迷信，像伊能嘉矩便是抱持著這樣看法。⁴⁹日人治臺初期，就已經將臺灣的民間信仰與舊慣習俗視為迷信，更將迷信與土匪作亂和衛生問題連在一起，加以否定。1915年發生的西來庵事件則是加強了這種論述。⁵⁰伊能嘉矩在渡臺之前寫下〈研究的要領〉一文，將迷信分為「客觀的迷信」和「主觀的迷信」。石戰在他的眼中應該屬「主觀的迷

48 陳熙遠：〈競渡中的社會與國家——明清節慶文化中的地域認同、民間動員與官方調控〉，頁456。

49 伊能嘉矩便認為迷信程度與開化程度成反比，而臺灣民眾來自迷信甚深的泉、漳一帶，再加上臺灣受海洋之隔，開化程度較緩慢，因此迷信程度也就更深。所以，常有亂事利用或假借迷信之名而起。見氏著：〈迷信之勢力與影響〉，《臺灣慣習記事》第1卷第4號（1901年4月），中譯本（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4年6月），頁115。

50 詳見李季樺：〈當廖添丁碰到伊能嘉矩——臺灣生活感覺中「迷信氣氛」的考察〉，收入曹永和先生80壽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曹永和先生80壽慶論文集》（臺北：樂學書局，2001年11月），頁163 - 167。林佩欣：〈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之宗教調查（1915-1919年）〉，《臺灣史料研究》第18期（2002年3月），頁68 - 69。

信」之中的「驅邪與神判」。⁵¹所以石戰這類迷信，自然屬於被日人禁絕的行列之中。

而在「社會秩序」這個層面，雖然石戰的目的在於驅疾除疫，只是一種競賽性的活動，而且雙方人馬並沒有致對方於死的敵意，但由於活動本身具有極高的危險性，又常因為過度狂歡，而導致傷亡事件，成為社會治安的隱憂。早在日人治臺之前，石戰也曾經是日本端午節流行的活動之一。根據學者的研究，日本嚴格禁止石戰是在江戶時期。寬永九年（1632年），日本幕府將軍德川家光（1604 - 1651年）有鑑於石戰經常規模擴大，最後演變成刀劍火器的械鬥，出現許多傷亡的情形，為了維護社會治安，便嚴令禁止石戰。到了明治維新之前，基本上已沒有石戰活動了。⁵²相較於習俗本身的「迷信」，石戰所具有挑戰社會秩序的狂歡與暴動性質，更為當道所無法忍受。正如伊能嘉矩在面對鹿港的石戰時所說的：「由維持社會秩序觀之，此種遊戲之存續值得考慮」。⁵³日人治臺之所以嚴格禁止石戰，即是著眼於此。

日人對於石戰習俗，主要採取啟蒙除魅與取締禁止兩種方法。「除魅」（Disenchanted）指的是「我們再也不必像相信有神靈存在的野人那樣，以魔法支配神靈或向神靈祈求。取而代之的，是技術性的方法與計算。這就是理智化這回事的主要意義。」⁵⁴官方不斷地在新聞報導裡進行除魅啟蒙的工作，也就是直接批評這類風俗的野蠻及不理性，企圖以指導者的身份向群眾灌輸，石戰是一種必須矯正根除的迷信觀念。執法機關也一定會認真究辦，決不寬待。而實際的取締工作則由警察或是保甲員進行，在報刊上有不少關於警察前往取締的記錄：

51 伊能嘉矩對於這類迷信的解釋是：「相信藉由某種儀式就可以除罪被汗，去兇惡等，或藉由探湯的方法可判斷是否善惡之類」。轉引自黃智慧：〈日本對臺灣原住民族宗教的研究取向：殖民地時期官學並行傳統的形成的糾葛〉，收入徐正光、黃應貴主編：《人類學在臺灣的發展：回顧與展望篇》（臺北：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1999年9月），頁162。

52 劉曉峰〈東亞「克仗鬥石」考〉，頁286。

53 獨逍遙（伊能嘉矩）：〈四季偶筆·鬪石〉，頁38。伊能嘉矩日後也針對東亞各國，包括臺灣的石戰習俗展開研究。他認為石戰的起因，除了是一種原始戰術的遺存之外，石戰的勝敗更可以占卜吉凶。但在論文裡，他並沒有針對石戰對社會秩序的危害發表看法。詳見氏著：〈石戰風習に就きて思ひ出づるまに〉，頁336 - 338。

54 （德）韋伯（Max Weber）著、錢永祥等譯：《學術與政治：韋伯選集I》（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4月），頁145。

斗六廳斗六街，每年以6月26日，即陰曆5月5日端午節，為擲石競爭之慣習。……今若欲然任其所為，其間往往有非常負傷者，甚至死於非命。當道究竟不能默許，乃斷然欲禁絕之。去年於此日，豫加警戒，始漸解散。今年此日，亦派巡查數名欲束之。至午後四時許，果有多數人民集合。然以有警官在，並偶遭驟雨，故未合擲而散。⁵⁵

嘉義風俗。舊時代時，每年端午日兒童擲石為戲，以除厲疫。後來相延，甚與擲輪者，攜帶鎗刀銃器，臨陣中傷。似此惡俗，當道亟欲痛除。是日警官督帶壯丁，先赴該地彈壓嚴行禁止云。⁵⁶

這些新聞報導表達了官方「亟欲痛除」的立場，也說明了官方以實際行動展現維護社會秩序的決心。不過，日人治臺之初，為避免臺人的反彈，對於臺人的信仰習俗仍採取較寬容或是放任的態度：「此舉（石戰）雖有損無益，然習慣已久，改革殊難，且俗云此舉不行，則該地必遭瘟疫，故如聽之云」⁵⁷，而在佳冬的日本憲兵隊也默許石戰，以及輸的一方被脫褲懲罰。但隨著日人統治力道的加強，官方也就不再放任民間肆無忌憚地舉行石戰，而是一再地取締與禁止，並且加強宣導與教育，以去除石戰這個迷信的「魅影」。

然而，任何一項習俗都是歷經民眾長時間的實踐才逐漸形成的，其中不僅寓含了庶民的集體思維與心態，也是民間信仰訴求與活力的展現。官方的彈壓禁絕或許能收到一時的效果，但「卻無法永遠根除，畢竟民間鬱積的活力無從發洩，尤其是節慶中民俗信仰的訴求無法得到滿足。」⁵⁸端午競渡如此，石戰亦是如此。儘管官方一再啟蒙教育、禁止

55 本刊：〈斗六奇俗〉，《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2,452號，1906年（明治39年）7月4日，4版。

56 本刊：〈禁止擲石〉，《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3,641號，1910年（明治43年）6月16日，4版。

57 本刊：〈擲石舊例〉，《臺灣日日新報》漢文欄第342號，1899年（明治32年）6月24日，4版。

58 陳熙遠：〈競渡中的社會與國家—明清節慶文化中的地域認同、民間動員與官方調控〉，頁462。

取締，但各地仍不斷出現石戰。其中，最鮮明的例子就是嘉義和佳冬地區的石戰活動，禁而不絕。連鈴木清一郎也承認：「（石戰）是一種必須矯正的惡俗，可是警方雖然一再取締，無奈由於這是幾百年來的舊慣風俗，始終無法完全改正。」⁵⁹官方極力想要去除的魅影，始終揮之不去，總是伺機捲土重來，由此亦可看出民間活力的強韌不絕。

既然民間充沛的活力難以禁絕，官方也開始思考如何疏導民間鬱積的生命力，提出相關的替代方案，企圖改良風俗。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像臺中神岡地區將石戰改為以跑步為主的運動會，比賽獲勝者還能獲得獎品。⁶⁰或是，像屏東佳冬地區直接就將石戰合法化，石戰在警方的監控之下，成為運動會裡的對抗競技。⁶¹經過日人或教育、或取締、或禁絕、或教育等多重管道的運作之下，以及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不少青壯人口成為臺籍日本兵⁶²，石戰逐漸消失式微，成為了一個多數臺灣人都不太了解的習俗。

陸、結語

在臺灣端午節常見到食粽、龍舟競渡、門前懸掛艾草與菖蒲、佩戴香包等習俗。然而，臺灣曾有過頗為奇特的習俗，即為「石戰」習俗。透過日人的記錄，我們可以得知當時進行石戰的過程與方式。不僅可以理解石戰在當時流行的原因，以及石戰習俗與「祛疾避疫」之間的關連，進一步思考在日人的帝國／殖民之眼裡，石戰為何被視為蒙昧惡俗。我們更可透過石戰的狂歡性與暴動性，挖掘習俗背後的官民互動，以及官方對於石戰習俗的取締與禁絕。

經由上文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石戰的舉行是與模擬陰陽相爭相

59 鈴木清一郎：〈屏東佳冬鄉石戰的舊俗與其由來〉，頁539。

60 詳見本刊：〈打破石戰舊弊〉，《臺灣日日新報》第6,109號，1917年（大正6年）7月1日，6版。

61 詳見鈴木清一郎：〈屏東佳冬鄉石戰的舊俗與其由來〉，頁539。本刊：〈佳冬の石合戰 昭和5年限りバツタリ止めて 今は對抗運動競技〉，《臺灣日日新報》第13,105號，1936年（昭和11年）9月19日，11版。

62 詳見林明峪：〈五月五的故事—傷不記仇輸不記恨 佳冬石戰好不熱鬧〉。

交，以驅疫祛災，促進萬物生長有著密切關係的。然而，官方或是治臺日人石戰習俗的成因，大多停留在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情況，所以對於臺灣端午的石戰習俗，未能有著設身處地的理解。他們只看到習俗的反常、違常，而將其視為一種蒙昧習俗或是迷信。因此，石戰也就招致了種種負面的批評，成為日人極力禁絕的習俗。不過，石戰之所以被日人嚴格取締禁止，除了是被視為蒙昧的迷信之外，更在於其本身逸出社會調控的狂歡與暴動性質。這點我們從石戰後的大吃大喝，以及脫褲懲罰可窺見一斑。庶民沉浸在狂歡的氣氛之中，得以在受壓抑、講求禮節的日常行為中獲得解放。

但是，具有強烈群眾性格的石戰習俗，時常演變成流血衝突，使得原本祛病避疫、解放狂歡的競技成為一發而不可收拾的群眾對抗，此深為日人所忌憚。而隨著統治力道的加深加強，日人的態度也一改原先的寬容放任而為禁絕阻止。但有鑑於民間活力的難以禁絕，日方也試圖以同樣具有遊戲、競爭性質的運動會來取代石戰。總而言之，日治時期的石戰習俗，經歷了一段從熱烈盛行到消失無跡、從寬容到禁絕、轉化的歷程。而經過日人多重管道的運作之下，石戰習俗也逐漸消失式微。因此，我們目前不容易在臺灣看到端午石戰的習俗了。

徵引文獻

專書（依作者姓名筆劃排刊）

（日）片岡巖著、陳金田譯：《臺灣風俗誌》，臺北：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2版。

（日）鈴木清一郎著、馮作民譯：《臺灣舊慣習俗信仰》，臺北：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

（德）韋伯（Max Weber）著、錢永祥等譯：《學術與政治：韋伯選集1》，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4月。

不著撰者：《福建省例》，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7年，《臺灣文獻叢刊》第199種。

王嵩山：《集體知識、信仰與工藝》，臺北：稻鄉出版社，1999年。

李亦園：《文化的圖像（下）—宗教與族群的文化觀察》，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1月。

李豐楙、朱榮貴主編：《性別、神格與臺灣宗教論述》，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7年7月。

邱奕松纂修：《朴子市志》，朴子：嘉義縣朴子市公所，1998年2月。

施懿琳選編：《國民文選·傳統漢文卷》，臺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

清·周凱總纂：《廈門志》，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7年，《臺灣文獻叢刊》第95種。

清·陳盛韶：《問俗錄》，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四庫未收書輯刊》，據清道光刻本影印。

荻野馨編：《伊能嘉矩：年譜·資料·書誌》，岩手縣：遠野物語研究所，1998年11月。

陳其南：《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3月。

黃石：《端午禮俗史》，臺北：鼎文書局，1979年。

楊爾材：《近樗詩草》，板橋：龍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5月，《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4輯。

劉曉峰：《東亞的時間—歲時文化的比較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10月。

期刊論文（依作者姓名筆劃排刊）

（日）伊能嘉矩：〈石戰風習に就きて思ひ出づるまに〉，收入伊能嘉矩著、谷川健一編：《遠野の民俗と歴史—伊能嘉矩集》（東京：三一書房，1994年10月），頁336-338。

（日）伊能嘉矩：〈迷信之勢力與影響〉，《臺灣慣習記事》第1卷第4號（1901年4月），中譯本（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4年6月），頁115-116。

（日）相田洋著、韓昇譯：〈華南的擲石戲與日本、朝鮮的石戰戲〉，《學術研究》2003年第10期，頁104-108、115。

王利華：〈環境威脅與民俗應對—對端午風俗的重新考察〉，收入王利華主編：《中國歷史上的環境與社會》（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12月），頁442-484。

曲彥斌：〈奇特的「克仗鬥石」民俗—關於馬鞍山端午節「克仗鬥石」民俗的田野調查〉，《文化學刊》2007年第2期（總第4期），頁157-168。

李季樺：〈當廖添丁碰到伊能嘉矩—臺灣生活感覺中「迷信氣氛」的考察〉，收入曹永和先生80壽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曹永和先生80壽慶論文集》（臺北：樂學書局，2001年11月），頁145-173。

李豐楙：〈由常入非常：中國節日慶典中的狂文化〉，《中外文學》第22卷第3期（1993年8月），頁116-151。

李豐楙：〈安鎮、厭勝與辟邪求安〉，收入謝宗榮主編：《驅邪納福：辟邪文物與文化圖像—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辟邪文物展》（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04年5月），頁10-21。

林佩欣：〈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之宗教調查（1915-1919年）〉，《臺灣史料研究》第18期（2002年3月），頁58-74。

- 俞美霞：〈端午之源起與歲時飲食〉，《人文集刊》創刊號（2003年4月），頁1-18。
- 郭蓮純：〈「鬥石」遊藝民俗研究綜述〉，《文化學刊》2007年第2期（總第4期），頁150-156。
- 陳熙遠：〈競渡中的社會與國家—明清節慶文化中的地域認同、民間動員與官方調控〉，《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9本第3分（2008年9月），頁417-496。
- 黃智慧：〈日本對臺灣原住民族宗教的研究取向：殖民地時期官學並行傳統的形成的糾葛〉，收入徐正光、黃應貴主編：《人類學在臺灣的發展：回顧與展望篇》（臺北：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1999年9月），頁143-195。
- 楊玉君：〈佩掛與驅邪—仲夏民俗的比較研究〉，《漢學研究》第27卷第4期（2009年12月），頁329-358。
- 楊玉君：〈節日研究架構新議〉，《東亞文化研究》第8輯「紀念婁子匡先生百歲冥誕之民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專號」（2006年8月），頁219-235。
- 楊玉君：〈避疫養生與節日飲食〉，收入《第九屆中華飲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華飲食文化基金會，2006年），頁389-411。
- 賴襄南：〈鹿港的對陣投石戰〉，《民俗臺灣》第3輯（臺北：武陵出版社，1995年7月），頁82-83。
- 戴寶村：〈臺灣的石戰舊俗〉，《歷史月刊》第7期（1988年8月），頁122-123。
- 報刊資料（依刊出時間先後排列）
- 〈舊習猶存〉，《臺灣新報》第228號，1897年（明治30年）6月13日，1版。
- 〈嘉義の投石戯〉，《臺灣日日新報》第21號，1898年（明治31年）5月29日，6版。
- 〈擲石舊例〉，《臺灣日日新報》漢文欄第342號，1899年（明治32年）6月24日，4版。

〈諭止擲石〉，《臺灣日日新報》第856號，1901年（明治34年）3月13日，4版。

〈斗六奇俗〉，《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2,452號，1906年（明治39年）7月4日，4版。

〈禁止角逐〉，《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2,731號，1907年（昭和40年）6月12日，4版。

〈舊例猶存〉，《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3,345號，1909年（明治42年）6月25日，4版。

〈禁止擲石〉，《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3,641號，1910年（明治43年）6月16日，4版。

〈改隸前之嘉義・石戲〉，《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6,096號，1917年（大正6年）6月18日，4版。

〈打破石戰舊弊〉，《臺灣日日新報》第6,109號，1917年（大正6年）7月1日，6版。

〈恒例石合戰〉，《臺灣日日新報》第10,826號，1930年（昭和5年）6月6日，4版。

〈部落民同志の猛烈な石合戰 怪我すれば好運と信ず 東港方面の奇習〉，《臺灣日日新報》第11,203號，1931年（昭和6年）6月21日，5版。

〈佳冬の石合戰昭和五年限りバツタリ止めて 今は對抗運動競技〉，《臺灣日日新報》第13,105號，1936年（昭和11年）9月19日，11版。

林明峪：〈五月五的故事—傷不記仇輸不記恨 佳冬石戰好不熱鬧〉，《民生報》，1982年6月21日，12版。

網路資料

蔡悅琪：〈瘡疾之臨床症狀〉，「馬偕紀念醫院・家醫科」，網址：http://www.mmh.org.tw/taitam/famme/famme73_06_3_3.asp，上網時間：2010年6月21日。

陳偉智：〈「可以了解心裡矣！」：日本統治臺灣「民俗」知識形成的一個初步的討論〉，《2004年度 財團法人交流協會日臺交流セソター歴史研究者交流事業報告書》（東京：財團法人交流協會，2005年9月），網址：[http://www.koryu.or.jp/08_03_03_01_middle.nsf/1384a27fc6686a1a49256798000a62f6/f39319612b8fb8f3492572490022d373/\\$FILE/chenweichi2.pdf](http://www.koryu.or.jp/08_03_03_01_middle.nsf/1384a27fc6686a1a49256798000a62f6/f39319612b8fb8f3492572490022d373/$FILE/chenweichi2.pdf)，上網時間：2010年10月1日。

The Barbaric Custom from Epidemic Avoiding to Revelry Rebellion : A Study of Stone Battle Custom in Taiwan during the Dragon Boat Festive

Yang Chia-Lin^{*}

Abstract

Taiwanese held a special custom for a time in some places during the Dragon Boat Festive-Stone Battle Custom-people throw stones each other.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tone Battle Custom and epidemic avoiding, and expla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uthority and plebeian that concealed the custom. Through researching, we can know the Stone Battle Custom consists of epidemic avoiding, community interaction, and Carnival. The Stone Battle Custom was regarded as a “barbaric custom” by Japanese authority. However, the Stone Battle Custom was often out of control, became a bloodshed conflict or crowds antagonism. Japanese authority is full of misgivings about the throwing stones custom. Therefore, Japanese authority took an attitude of restriction toward this custom. Owing to Japanese authority’s inhibition, we can’t see people hold throwing stones custom in Taiwan at present.

Keywords : Dragon-Boat Festive, Stone Battle Custom, epidemic avoiding, revelry rebellion, barbaric custom

* Ph.D.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